

【点睛】

从宗教仪式到消费狂欢

圣诞节的“中国式”变迁

□崔滨

当1607年,基督教领袖们在伯利恒确定12月25日为庆祝耶稣诞生的圣诞节时,他们压根没想到这个纯粹宗教性的节日,会在400余年后传到遥远的东方国度,演变为一场混杂着物欲、虚荣和宣泄的狂欢。

今年圣诞节,美国《大西洋月刊》杂志便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式圣诞”,并代表西方基督教文化语境发出疑惑:为何中国人越来越热衷过圣诞?

身着红色大衣,乘着驯鹿雪橇,半夜爬烟囱派送礼物和贺卡,圣诞节从宗教到商业的第一重进化,是西方人自己在19世纪完成的。在文学界,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圣诞故事集》堪称这重转变的缩影。

从1843年到1848年间,正进入创作佳境的狄更斯,应出版商之约,每年圣诞节发表一部中篇小说,共得五篇集集成册。其中《圣诞欢歌》、《古教堂的钟声》、《人生的战斗》等,或抨击资本家们为富不仁,或无情揭露社会弊端,同时又不忘记抒写小民的善良、勤奋,歌

颂宽恕、真诚的美德。

可以说,《圣诞故事集》仿佛晚明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于世俗故事中渗透道德教化,宗教寄托,而选在圣诞节这一阖家团圆的节点发售,又颇有些贺岁大片、春节晚会的意味,一下子将讲究信仰,传统的圣诞节,拉进了商业语境,消费社会。

而到了德国哲学家约瑟夫·皮珀发表《闲暇:文化的基础》与《节庆、休闲与文化》两本宗教哲学著作的上世纪40年代,机器化大工业生产前所未有地挤占着人们的时间,异化着人们的心态。皮珀通过对节假日、宗教庆典、业余时间等闲暇时光的审视,疏导人们的紧张和焦虑。

尤其是报刊、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介的兴起,普天同庆、美酒欢歌的“传播”式节日,代替了庄重肃穆、安静平和的“宗教”式节日;大众消费、商业广告在其中的推波助澜,更进一步让年终岁尾的圣诞节,成为人们辛苦一年后,娱乐放松、购物休闲的最佳机会。

随着中国人改革开放后消费能力的提升和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的交流融合,异域情调、欢聚放松的圣诞消费,逐渐成为追逐时尚、消费新鲜的年轻人的最爱。如果要为这份热爱标注一个度量,冯骥才主编的《我们的节日》系列丛书,恰恰尴尬地从反面注释了“中国式圣诞”的火爆。

且不说填仓节、中和节、花朝节、晒书节、乞巧节、文昌节、观潮节、拜斗节等传承中华民族农业文明和民俗形态的老节日已然消失日久,就是春节、端午、中秋等纳入现代假日的传统节日,再不加以保护、传承,也将面临人文内涵、文化传统流失的困境。

就像冯骥才在编辑这部涵盖了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的文化丛书时感慨的,当西方的圣诞节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方式,不断侵蚀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内涵的时候,重新审视这些中外节日,塑造传统与现代衔接融合的节日观,才是对文化根脉最好的尊重。

【书讯】

【政治】

《龙永图 白岩松:中国,再启动》
龙永图 白岩松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本龙永图、白岩松的思想合论。一位是经济学家,一位是主持人,两人以各自人生经历和改革观察来现身说法:评点经济、谈论信仰、忆青春、道幸福……本书既是个人成长的存证,又是中国近30年改革发展的鲜活体验史。

【历史】

《台湾,请听我说》
吴锦勋 采访/撰述
华夏出版社

作者采访星云大师、蒋勋、朱天心、林怀民、陈若曦等人,回顾从1949年到2009年,以亲历与足迹动情讲述台湾六十年。

【随笔】

《皮囊》
蔡崇达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本着对故乡亲人的情感,作者用客观、细致、冷静的方式,讲述了一系列刻在骨肉间的故事。一个福建渔业小镇上的风土人情和时代变迁,在这些温情而又残酷的故事中一一体现。

【小说】

《那条时光流转的小巷》
刘墉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这是一部唯美的散文集,精选了作者各个时期的私房书,或以小说或以散文的形式,呈现了作者的私密心情。

【小说】

《致所有死去的战士》
[美]迈克尔·布莱克 著
南海出版公司

本书为迈克尔·布莱克经典之作《与狼共舞》续篇,讲述主人公“与狼共舞”成为一名真正的印第安战士十一年后的故事。

【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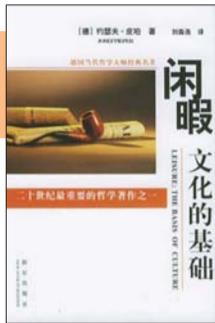
《怀孕就要好好吃》
文怡 著
中信出版社

美食节目主持人文怡从自己的孕期食谱中精选68道菜,配合写给孕妇们的孕期心情分享,写出了这本可以让孕妇“好好吃”的孕期食谱书。

上海译文出版社
【英】查尔斯·狄更斯 著
《圣诞故事集》



新星出版社
【德】约瑟夫·皮珀 著
《闲暇:文化的基础》



宁夏人民出版社
冯骥才 主编
《我们的节日》丛书



【晒书】

《汉字书法之美》

作者:蒋勋
晒客:司丽娟
职业:咨询师
读书感悟:

汉字,人类文明中唯一传承超过五千年的文字,它是最古老的文字,也是最年轻的文字。汉字经历了漫长而悠久的演变历程,而它的书法之美又蕴含着丰富且深刻的生命哲学。蒋勋的《汉字书法之美》引领我们从最初的汉字开始,进入博大精深的汉字美学世界。

一起来晒书吧!

读到好书没人分享咋办?欢迎来到“书坊周刊”晒晒。
晒书指南:读者来稿请注明姓名、职业,同时请附上所晒书的书名和作者。推荐语不求多,两百字以内精炼概括即可。

邮箱:
qilwbshaishu@163.com

【动态】

北大历史系教授田余庆去世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田余庆是继陈寅恪、唐长孺之后公认的中古史大家。12月25日早晨,田余庆先生在北京辞世,享年90岁。教了半辈子书,田余庆最信守的原则是教学相长。晚年他对学术状况也多有评价,他说:“学术是公器,个中人都要留有余地才好。过去当作口号倡导的所谓鸣放,鼓动尖锐争论,不过是一种政治要求,造成可利用的气氛而已。对大破大立之说,我原来还有点相信,后来逐渐看透了,有点懂得学术只能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

白先勇:我们为什么要丢掉自己的底子

我们的小学、中学、大学都不再教自己的音乐、戏曲,毛笔不用了,山水画没人学了,都去画石膏像,笙箫管笛没人吹了,都去弹钢琴,这是很不可思议的。把自己的东西丢掉,根就没

有了。如果让法国的中学生、小学生画中国山水,让德国孩子吹中国笛子,他们一定觉得非常不能理解,可我们就这样做了多少年,而不去思考偏废传统文化课程给整个民族文化造成的后遗症。在美国我所任教的大学,不管学什么专业,有一门课大家都要念,就是西方文明史。为什么要丢掉自己最好的而去学习他人的文化呢?没有中国文化的底子,就看不到西方文化里的好东西。

阿来:谈作家挣了多少钱是本末倒置

第九届中国作家榜日前公布后引发广泛争议。作家阿来用“无聊”来概括此事。阿来认为,作家的收入不是不能见天,但并没有千万级亿万级的,“我们不谈一个作家在文化、思想上的贡献,而是去谈他挣了多少钱,是本末倒置”。学者胡野秋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表示,“作家榜”是整个时代娱乐化的产物,“是一个‘小时代’、‘轻时

代’产生的新的娱乐事件”。

六位译者联袂翻译村上新著

村上春树2014年4月在日本出版了最新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宣布,已经获得该书的简体中文版权,图书将会在2015年的3月推向市场。

除了林少华先生,上海译文出版社还邀请了竺家荣、毛丹青、姜建强、岳远坤、陆求实五位译者,出版社根据这六位译者的译笔特色分别安排了不同的篇目给他们翻译,以期呈现给读者一个多面性的村上春树。

“转”字当选2014海峡两岸年度汉字

2014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结果12月18日在台北揭晓,“转”字高票当选,意为即将过去的一年中两岸都目睹巨大变化,期待新的一年能够“转”好运。

(上接 B5 版)

齐鲁晚报:您在主持编写中小学语文教材时,希望语文课本实现哪些功能?在选择课文的时候,标准又是什么?

温儒敏:语文就是语言文字运用,这是最基本的。在此基础上,又带出来思维训练、情感、道德、价值观的东西,但基础是语言文字运用。语言文字运用从小学到高中每个阶段都有基本的要求,所以选文时应该考虑这个要求。比如我们希望训练学生读书读得快一点,学习浏览、猜读、快读、群读等等,就要教给方法,选文也要考虑到这个因素。选文的长短、深浅以及如何跟要教的语文知识、能力点结合,都要全面考虑。并不是说哪篇文章漂亮就选进来,语文教材编写有其自身的科学性。

齐鲁晚报:语文教材似乎有一点变动,就会引起社会上很大的反响。

温儒敏:所以建议媒体不要去炒作,有些东西一炒作就会形

温儒敏:阅读能否少点功利

成舆论,之后再辟谣就会很困难了,还会干扰语文教学。

齐鲁晚报:主编语文教材这么多年,哪部分是您比较满意的?

温儒敏:没有满意的,因为就是戴着镣铐跳舞,不像自己写文章那么自由。

齐鲁晚报:您有没有想过完全按照自己的设想,独立编一套教材?

温儒敏:从来没有,不懂行的人才会那么想。编教材是非常细腻的工作,民国的教材大都是个人编写,有些是不错的,但整体看,多是依赖经验主义,科学性可能不够。如今流行的各种语文教材比较说教,有些课文选得有问题,但总的来说还是比民国时期的课本要有科学性。普通读者关注的多是课文如何,对于编写是否符合教学规律,不一定注意。其实难就难在科学性。比如现在新编小学一年级的语文教材,就得先做字频、字理和字结

构等研究,从大量儿童阅读材料中清理出小学低年龄段学生必须学习的350个字。比如“蝴蝶”两个字,小学一年级一定要学会,而成年人不会也没关系,因为小孩以后要读童话。字频、字理、字结构的研究,还有小孩认知特点研究,都是编教材的基础。行外的人不了解这个,他们只看课文好不好,会觉得以前的教材多好,“花儿香,花儿美”念起来很好。这就没法对话了。媒体考虑的往往是吸引眼球,对学术没兴趣。有些学术问题被简单化了,动辄弄到满天下吵吵,这不利于教材编写。

关注教育改革

不能只是写痛快文章

齐鲁晚报:您心目中好的语文老师是什么样的?

温儒敏:爱读书,自己喜欢读书,再去影响带动学生读书,这就是好的老师。

齐鲁晚报:很多老师会不会觉得应试的压力太大?

温儒敏:老师也应该平衡一下,既应对考试,让学生考得好,脑子又不搞死了。这两者之间完全可以调和,大量的例子都证明是可以的。

齐鲁晚报:钱理群老师前段时间表达了他的困惑,他说:“我不懂现在的年轻人。”您有这样的困惑吗?

温儒敏:我可能比他更“懂”一点,但是也有类似的心情。钱老师是理想主义者,不断地战斗、扔“手榴弹”,而我觉得在中国做点事情很难,不能只是写痛快文章,还得多考虑国情,一步一步推进改革。这些年我一直参与教育改革,先是主持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现在又担任教育部中小学语文教材统编本的总主编,是帮助国家做点实际的事,但我的确很累,太累了。主要是心累。你要做好一件事,哪怕是公益的,也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干扰。必

须有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总得坚持做下去。

齐鲁晚报:现在您正在主持国家重大课题《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能谈谈您当时做这件事的想法吗?

温儒敏:我原先是做文学史的,搞文学研究,比较多地关注作家、作品、批评家,但是作品出来之后,除了批评家的评论,也有普通的百姓怎么接受的问题。对于普通百姓的文学消费,以往文学史关注不够。比如《平凡的世界》在文学史上评价是不高的,因为写得太实了,但是却拥有最多的读者。这问题怎么去分析处理?电视剧《甄嬛传》的格调不很高,为何拥有如此多的观众?现在各阶层读书的状况到底怎样?很多题目都值得研究。我希望现在有一部分学者用一部分精力来关注国民文学消费的情况。“文学生活”概念的提出,也许可以拓宽文学研究的视野。